

黄
怀
信

《逸周书》源流考辨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《逸周书》源流考辨

黄怀信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《逸周书》源流考辨

黄怀信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富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印张, 5.5 字数, 120千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7-5604-0264-x/k·47 定价: 3.30元

序

《逸周书》是一种很重要的古书，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此书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已有著录，作《周书》七十一篇，言系“周史记”，列于《尚书》诸家之后。颜师古注引刘向云：“周时诰誓号令也。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。”许慎《说文》引用则称之为《逸周书》。凡此都可说明，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与《尚书》有某种关系。

虽然如此，《逸周书》的地位在过去历史上究竟不能同《尚书》并论，直至清末《书目答问》列之于古史类，反不如《汉志》之在《六艺略》。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，于晋孔晁注后，惟有《王会》一篇多有学者讨论，书中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。清代乾嘉学风兴起，才有卢文弨、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董理。道光时，朱右曾著《逸周书集训校释》、堪称集成之作。随后又有朱骏声、俞樾、孙诒让，以至刘师培、陈汉章等家，校释拾补，各有所得。《逸周书》的性质、价值，于是逐渐彰明于世。

朱右曾已指出，《逸周书》“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，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。”他特别推重《克殷》、《商誓》、《度邑》、《皇门》、《芮良夫》等篇，以为“大似今文《尚书》”。后来，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金文研究的进展，学者又注意到《世俘》等篇。郭沫若先生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便认为《逸周书》中《世俘》“最为可

信”，《克殷》、《商誓》次之。《世俘》记武王伐纣，不少学者信为实录。国内如顾颉刚先生，国外如美国夏含夷教授，都撰有专文研究。

以上提到的各篇，仍然是《逸周书》的一小部分。至于书的全体，还没有专著系统讨论；若干很有意义的内容，还很少人触及。例如书中《度训》、《命训》等好多篇，可视为一组，前人多指为晚出伪托。其文例特点是常用数字排比。朱右曾说过：“周室之初，箕子陈畴，《周官》分职，皆以数纪，大致与此书相似。”他又提到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所记春秋人语曾引述属于这组文字的某些篇，所以它们的年代也不一定晚，这一点颇关重要。

按《战国策·秦策》“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”章引晋献公时荀息语，有“《周书》有言：‘美女破舌(后)’”，“《周书》有言：‘美男破老’”，两句见《武称》。《左传》文公二年记晋襄公臣狼睟语：“《周志》有之：‘勇则害上，不登于明堂’”，句见《大匡》。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记晋悼公臣魏绛语：“《书》曰：‘居安思危’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”，句见《程典》，原文云：“于安思危，于始思终，于途思备，于远思近，于老思行。”魏绛所说显然是隐括其义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“虞卿谓春申君”章载虞卿云：“臣闻之《春秋》：‘于安思危，危则虑安’”，虞卿是传《左传》的，他引用的正是襄公十一年魏绛的话。《武称》、《大匡》、《程典》等篇都属于这里讲到的一组。

董作宾《殷历谱》曾引《小开》“维三十有五祀，王念曰多□，正月丙子拜望，食无时”，认为是文王时的月食记录。《小开》也属于上面讲的一组。

此外，《逸周书》宝贵的内涵还有许多，例如《祭公》有不少语句例同金文，无疑是西周原作，我已在小文《祭公谋父及其德论》中论述过了。

研究《逸周书》，还必须考虑到它和汲冢竹书的关系。《晋书·束皙传》载汲冢竹简有“杂书十九篇”，包括《周书》。竹简发现不久当地所建齐太公吕望碑，也引有竹书《周志》，且录有一段文字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汲冢周书》十卷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以之与孔晁注八卷并列，可见两者颇有异同。汲冢是战国晚期偏早的魏墓，所出《周书》必与传世本有所差别，篇数也可能较少。其间关系，特别是与今传本间的渊源，是需要探究的问题。

总之，《逸周书》内容丰富，对于研究古代历史、文化、科技、语言等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。这样一部古书，亟需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，而辨明其性质源流尤为当前要务。

黄怀信同志于古籍文献沈潜多年，功力深湛，在西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，留校执教，论著甚丰，对《逸周书》一书已作了长时期的研索。其近作《逸周书各家旧校注勘误举例》刊于《西北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91年第3期，富于创获，成绩已为人所共见。他的专著《逸周书源流考辨》，辨析毫芒，穷本溯源，更是新义纷呈。相信凡是关切《逸周书》研究的读者，都能由本书得到许多启示；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人，都能从本书得到不少益处。

李学勤

1991年9月29日

于北京紫竹院寓所

引 言

《逸周书》是一部极堪珍贵的历史文献。这部文献，不仅是研究西周和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材料，同时也是研究周人治国治民的政治思想、管理思想、经济思想、道德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材料。对于研究管、商、孟、荀等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及中国古代思想史、民族关系史，乃至天文、地理史和文学史，也都十分有用。这些价值，有的已被发现利用，而多数则闲置至今。未被发现利用的原因，主要是书之源流问题没有很好解决。比如现今流行的观点，认为该书系战国或秦汉以后人所编。既如此，学人便只能对它敬而远之。因此，考清其源流，对于进一步开发利用其书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同时，解决学术上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对于学术之进步，也当有所裨助。

由于《逸周书》本身情况比较复杂，比如各篇时代不一、脱佚严重、篇名有“解”字、史《志》著录书名及篇卷互不一致，等等，致使源流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。尽管前人考论者不少，但始终未能很好解决，有些甚至尚未涉及。归纳起来，《逸周书》源流方面的问题主要有：书之不同名称各自何时而有？诸史《志》所著书之面貌有何不同？来源如何？汲冢是否出有《周书》？若出，其书与今书有无关系？

今传本为何时、何人编定？篇名“解”字系何时人所附？《周书》原本编订于什么时代？材料来源如何？各篇分别是什么时代的作品？真伪如何？另外还有版本方面的问题，等等。笔者近期在李学勤先生指导下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论研究，撰成此一小书，现公于学界，望读者诸君正焉。

目 录

序	李学勤
引言	1
一 史志著录及今书情况	1
二 书名及宋以前人之征引	5
三 关于“汲冢”	35
四 诸志所著本之面貌及今本之由来	53
五 时代与编、解者	71
六 各篇内容、性质与时代	91
七 版本及其源流	127
附录:	
《世俘解》校注与写定	141

一 史志著录及今书情况

《逸周书》（今称）见于史志著录者凡五，依次为：

一、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·书类》：

《周书》七十一篇 周史记

二、《隋书·经籍志·杂史类》：

《周书》十卷 汲冢书，似仲尼删《书》之余。

三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·杂史类》：

《周书》八卷 孔晁注

四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·杂史类》：

《汲冢周书》十卷

孔晁注《周书》八卷

五、《宋史·艺文志·杂史类》：

《汲冢周书》十卷 晋太康中于汲冢得之，孔晁注。

今书均十卷（按：钟惺《秘书九种》本作六卷，系钟氏自改，详“版本”篇），篇目七十，文存五十九篇，其中有孔注者四十二篇，无注者十七篇，又《序》一篇，合七十一篇。各卷篇目存亡及有注无注情况如下：

卷一，凡五篇，均存、有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度训解》第一；

《命训解》第二；

《常训解》第三；

《文酌解》第四；

《彙匡解》第五。

卷二，凡十五篇，存七亡八，存者均有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武称解》第六；

《允文解》第七；

《大武解》第八；

《大明武解》第九；

《小明武解》第十；

《大匡解》第十一；

《程典解》第十二；（上七篇存，有注）

《程寤解》第十三；

《秦阴解》第十四；

《九政解》第十五；

《九间解》第十七；

《文开解》第十八；

《保开解》第十九；

《八繁解》第二十。（上八篇亡）

卷三，凡十三篇，均存，四篇无孔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鄴保解》第二十一；

《大开解》第二十二；

《小开解》第二十三；

《文徽解》第二十四；（上四篇无孔注）

《文传解》第二十五；

《柔武解》第二十六；

《大开武解》第二十七；

- 《小开武解》第二十八；
- 《宝典解》第二十九；
- 《鄲谋解》第三十；
- 《寤傲解》第三十一；
- 《武顺解》第三十二；
- 《武穆解》第三十三。

卷四，凡九篇，存七亡二，存者均有孔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- 《和寤解》第三十四；
- 《武寤解》第三十五；
- 《克殷解》第三十六；
- 《大匡解》第三十七；
- 《文政解》第三十八；
- 《大聚解》第三十九；
- 《世俘解》第四十；
- 《箕子解》第四十一；
- 《耆德解》第四十二。（上二篇亡）

卷五，凡八篇，均存，有注、无注各四篇，篇目依次为：

- 《商誓解》第四十三；
- 《度邑解》第四十四；
- 《武傲解》第四十五；
- 《五权解》第四十六；（上四篇无孔注）
- 《成开解》第四十七；
- 《作雒解》第四十八；
- 《皇门解》第四十九；
- 《大戒解》第五十。（上四篇有孔注）

卷六，凡七篇，存六亡一，有孔注者一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周月解》第五十一；

《时训解》第五十二；

《月令解》第五十三；（此篇亡）

《溢法解》第五十四；（此篇有孔注，余均无）

《明堂解》第五十五；

《尝麦解》第五十六；

《本典解》第五十七。

卷七，凡二篇，均存，一有注一无注，二篇依次为：

《官人解》第五十八；（无孔注）

《王会解》第五十九。（有孔注）

卷八，凡三篇，均存，有孔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祭公解》第六十；

《史记解》第六十一；

《职方解》第六十二。

卷九，凡五篇，均存，有孔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芮良夫解》第六十三；

《太子晋解》第六十四；

《王佩解》第六十五；

《殷祝解》第六十六；

《周祝解》第六十七。

卷十，共三篇，均存，无孔注，篇目依次为：

《武纪解》第六十八；

《铨法解》第六十九；

《器服解》第七十。

《周书序》。（或在卷端）

二 书名及宋以前人之征引

《逸周书》之名，向无定称：或曰“周书”，或曰“汲冢周书”，或曰“逸周书”，亦曰“周志”。自清修《四库全书》题之为“逸周书”，后世率多遵之。实则，“逸周书”并非其本名。今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观之，知其于汉代本称“周书”。

考“周书”之名，最早见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二书。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虞官之奇曰：“故《周书》曰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絜物。’”僖公二十三年晋仆偃曰：“《周书》有之曰：‘乃大明服。’”《国语·楚语上》左史倚相曰：“《周书》曰：‘文王至于日中，旻不皇暇食，惠于小民，惟政之恭。’”等等，均言“周书”。然以文字考之，则二书所引，并属《尚书》之《周书》部分的《康诰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吕刑》中语。可见其所谓之“周书”，实指《尚书》中之《周书》，与其“夏书”、“商书”相对而言，而与七十一篇之书无涉。称引“周书”而文在今七十一篇之书者，以《墨子》、《战国策》为最早。《墨子·七患》云：

故《周书》曰：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

与今《文选》引《夏箴》之语略同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一·

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》田莘引晋荀息曰：

《周书》有言：“美女破舌。”

又曰：

《周书》有言：“美男破老”。

语在今《武称解》。《魏策一·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章》苏子曰：

《周书》曰：“绵绵不绝，漫漫奈何；毫末不拔，
将成斧柯。”

语在今《和寤解》（今本漫作蔓，奈何作若何，拔作掇）。除此之外，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亦有称引。例如：

《韩非子·难势》云：

故《周书》曰：“毋为虎傅翼，飞入邑，择人而食之。”

文见今《寤微解》。（今本飞前有将字，邑作宫）

《吕氏春秋·适威》云：

《周书》曰：“民善之则畜也，不善则仇也。”

今《芮良夫解》云：“德则民戴，否则民仇。”又《贵信》云：

《周书》曰：“允哉允哉！”

见今《大戒解》。等等。

以上引书，均属先秦，说明当时已有与七十一篇大同之《周书》。由此可见，《汉书艺文志》著为“周书”，实有所据，“周书”无疑是其本名。

又《左传》引今七十一篇书中之文，或题“周志”，或径称“书”。如文公二年晋狼瞫曰：

《周志》有之：“勇则害上，不登于明堂。”

文见今《大匡解》。襄公十一年魏绛曰：

《书》曰：“居安思危。”

见今《程典解》。襄公二十五年卫大叔文子曰：

《书》曰：“慎始而敬终，终以不困。”

见今《常训解》。等等。

文虽见于今书，而称名不同，说明当时所见，尚非七十一篇之书，故其名可以弗论。

晋太康十年（289）汲令卢无忌《齐太公吕望碑》云：

太康二年（281），县之西偏有盗发冢，而得竹策之书，其《周志》曰：“文王梦天帝服玄襪以立于令狐之津，帝曰：“昌，赐汝望！”文王再拜稽首云云。

按汲冢所得有《周书》（详下“汲冢”篇），碑称《周志》，即指《周书》，其称盖用《左传》狼曠之典，文人笔法而已，故亦可以弗论。

汉晋学人引之，亦多沿称“周书”。例如：

《史记·苏秦传》：

《周书》曰：绵绵不绝，蔓蔓奈何；毫厘不伐，将用斧柯。（《和寤解》文，详前）

《史记·主父偃传》：

故《周书》曰：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用。（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引同，《王佩解》今作：“存亡在所用，离合在出命。”）

郑玄《周礼·大行人》“各以其所贵宝为挚”注：

所贵宝见传者，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。其余则

《周书·王会》备焉。

郑玄《仪礼·射礼》“於郊则阍中以旌旗”注：

《周书》曰：北唐以闾，析羽为旌。（《王会解》文）
马融《论语》“钻燧改火”注：

《周书·月令》有更火之文，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柎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

王符《潜夫论·实边》：

《周书》曰：土多人少，莫出其材，是谓虚土，可袭伐也；土少人众，民非其民，可遗竭也。是故，土地人民必相称也。（今《文传解》引《开望》曰：“土广无守，可袭伐；土狭无食，可围竭。二祸之来，不称之灾。”）

又《救边》：

《周书》曰：凡彼圣人必趋时。（今《周礼解》作“观彼圣人必趋时”）

蔡邕《月令篇名》：

《周书》七十一篇，而《月令》第五十三。

杜预《左传·文公二年》“狼曠曰”句注：

《周志》，《周书》也。

又襄公二十六年“国子赋《饗之柔矣》”注：

逸诗，见《周书》。（诗今见《太子晋解》）

又哀公二年“克敌者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”注：

《周书·作洛篇》：“千里百县，县有四郡。”

（今《作雅解》作“国西土为方千里，分以百县，县有四郡”）

郭璞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“有鸟焉，三首六尾而善笑，名曰鹵鹵，服之使人不厌”注：